

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自然神学及其局限^{***}

□余友辉 石敏敏 [浙江大学 杭州 330047]

[摘要] 自然神学是现代基督教神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试图从古典的语境发掘这个主题的现代性启示。本文分析了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关于自然神学的论述,指出他们基于柏拉图主义的共同背景所具有的一致性,也指出他们基于不同的政治哲学语境以不同的视野反思自然神学的局限性。籍着这种批评性的追溯,本文指出柏拉图主义的神学观念在希腊化和早期基督教时期所经历的转折。

[关键词] 自然神学; 理性; 柏拉图主义

[中图分类号] C91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6)01-0079-04

关于自然神学,现代基督教思想家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新教坚决地反自然神学,天主教和东正教则秉承其悠久的神学和希腊哲学传统,捍卫自然神学。出于对自然神学的不同认知,上述三大基督教传统形成关于神的“存在”的不同阐释。

自然神学的核心在于肯定理性的作用。它主张人的理性寻求也包含真理的规范,与超自然的启示可以是一致的。因此,它认为自然理性是有关神的教义的统一性基础。自然神学还用来指关于神的知识能够是启示的前提^[1]。从古代基督教思想的渊源看,这主要是受了希腊哲学传统的强有力影响。

现代基督教思想有关自然神学的辩论并没有越出古代基督教的思想典范。回到古典的思想世界寻求自然神学现代论述之门,对于厘清现代思想的复杂性相当重要。本文依据西塞罗和奥古斯丁有关自然神学的论断,试图发掘古典思想家意识中的自然神学的功用及局限。

—

自然神学的哲学渊源来自于希腊。希腊哲学家最初探究宇宙本体的时候,是从具体物质例如水、火、土和气等中解释宇宙的形成。后来,他们意识到真正的 *physis*(自然/本性)不能从质料中寻求,而应该从智性的存有即理智/理性中寻求。他们深信,籍着人的理性能力可以获得关于超越的神的认知。进入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共和国之后,中期的斯多亚主义者帕奈提乌斯(Panetius)总结了此前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究,首次提出了自然神学的概念。他区分了三种神学:诗人神学、哲学家神学与政治家神学。诗人神学存在于诗人虚构的神话当中,是极其荒诞的;政治家神学源自于政治的习俗传统,有

益于统治和教化人民;哲学家神学依据自然与理性,探究神的存在,然而有害于政治^[2]。因此,在古典时代,自然神学也被称为哲学家/哲学神学。

帕奈提乌斯的区分影响了罗马思想家。他们也追随希腊哲学家,从理性上探究神学,批判诗人神学与政治家神学的虚假性;然而他们没有简单地否定政治神学的有效性,不同于希腊哲学家,罗马的哲学家大多是政治家,因此他们又从政治的角度,看到自然神学对统治构成的危险,从实践的角度限制自然神学认知能力的扩张。据此,古代思想家形成了关于自然神学的双重意识。一方面,他们肯定理性地认知神的进路,这使人们从迷信状态中摆脱出来,把“信”的基础安放在“知”的上面;另一方面,他们也注意到,自然神学强调真理的“智性”本性,威胁到神圣存有和“信”的超越性。西塞罗就是从这样的双重性来看待自然神学的,这颇有点类似于卡尔·巴特,他意识到希特勒借着自然神学的论证为纳粹统治的合法性辩护后,至少部分是基于政治正义的正当性,又强烈反自然神学。西塞罗依据自然神学的实践性效用而限制自然神学的本体性功用,影响了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在《论神性》、《论预知》与《论命运》这三本神学著作中,西塞罗都以理性讨论神学。出于自然神学的立场,西塞罗肯定理性在宗教信仰里面的积极批判作用,并由此批评了政治家神学与诗人神学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他认为,诗人神学只是无知的迷信,以人的观念来塑造神,想象出神的性别、服饰、家谱、婚姻、等级之类的形象,甚至把人的种种欲望给予神^[3];政治家神学则尽管有用,也不是完全出于理性,同诗人神学一样包含了大量欺骗与虚构的因素^[4]。因此,从自然理性探究神的本性,就是按照神的存有本身来探究神。这与从实用或者说人的当下自然欲望探究神的存有是相当不同的,后者按

* [收稿日期] 2005-04-15

** [作者简介] 余友辉(1977—)男,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南昌大学副教授;石敏敏(1969—)女,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

照人的存有特性塑造神的形像。

受西塞罗的影响,奥古斯丁从批判政治家神学和诗人神学的角度肯定了自然神学之于信仰的作用。他认为公民的(政治家的)与神话的(诗人)神学都是荒谬的:“对于任何谨慎考察了二者的虚幻与诲淫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神话的;对于任何注意到与神话神学相关的戏剧表演同样被包含在公民的神的庆典与城邦神圣祭祀之中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公民的。”^[4]在奥古斯丁看来,公民的/政治家的神学都具有“剧场假相”的形式,它所满足的是人的当下主观性。希腊罗马的自然神所坚持的都是神人同形同性论。如果说公民/政治家神学和诗人神学坚持从“行”的角度认知神,把“神”放在“感觉”和“欲望”的角度来追求,或者说把“信”放在“感官”的限制下进行塑造,那么自然理性,因为它体现为人的内在性,本于其超越性的力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于有形体性原理的寻求,反倒藉着它有限的实在性彰显出神的实在的无形体性。

因此,理性不是削弱了“信”的地位,相反它展示了“信”的无形体性,这是神的根本特性之一。西塞罗和奥古斯丁都注意到“知”具有超越性的肯定性质,不把它看成是纯粹的逻辑构造的功用,这与希腊罗马基督徒所认识到的“信”的本质有着一致性。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强调自然神学在宗教信仰中高过政治神学和诗人神学,是基于他们的共同背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早就曾从自然理性的角度批评了诗人神学和政治神学^[5]。

二

然而,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的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古典希腊崇尚理性的全盛时代,希腊化哲学和基督教思想都促使他们认识到,理性并不是如古典希腊思想家所认为的万能的力量。理性虽然优越于非理性,自然神学虽然优越于政治家神学和诗人神学,构成真理直观的却不是自然理性。角度的转换清楚地体现出从古典希腊的自然神学到希腊化和古典基督教时代的自然神学的转变。西塞罗和奥古斯丁限制自然理性认知神圣存有的终极性,没有任由自然理性无限扩张其本体性地位。

在《论神性》中,西塞罗专门批判了斯多亚学派的泛神论思想,因为泛神论的知识论基础是无限制的自然神论,在神性论上把那无形的神等同于质料性的有形体的神。西塞罗指出,斯多亚学派把神等同于宇宙和物质,就是毁灭了神的不朽本性,把神看作是理性生物,就是要让不朽的神经受种种可朽坏情感的折磨。西塞罗批评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芝诺关于“宇宙是神”的证明说,芝诺混淆“完美”与“理性”两个概念,以为宇宙是完美的就证明宇宙是理性的,因而宇宙就是神^[3]。西塞罗还批评说,斯多亚主义认为由于宇宙的本体/神是渗透万物之中的“活火”(理性),因此以为神也是有意识的理性生物。按照西塞罗的批评,芝诺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具有理性的事物比不具有理性的事物完美。没有任何事物比宇宙更完美,因此,宇宙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3]

西塞罗无法认可斯多亚主义的自然理性与宇宙之神的上述合一性论证。作为一个学园怀疑主义者,他进而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所有自然神学及其理性证明。他指出哲学是无知之子,不管是在神的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问题,哲学家都无法获得一致性的意见,也就无法获得确切的真理认识。他批判了哲学关于神的设计论证明与恩惠论证明,指出宇宙的和谐与秩序必须归结为自然本身的力量,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神的创造^[3];同时,宇宙的秩序并非是完善的,它也包含许多恶的东西。恶如何可能是神的伟大创造?具体到人本身而言,所谓神的恩惠——人的理性——也不就是善的东西,它甚至可能成为恶的源泉:“这种诸神赋予我们的理性力量,……是一种中性的力量,它的善恶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善意或是恶意的使用。……理性是我们所有恶行的基石,是不公正、放纵和懦弱的根源。”^[3]

西塞罗把一种新的特质融入到了自然神学之中。他尽管同意自然理性有更超越的关于神的指向,然而只是相对于政治家神学和诗人神学的虚构成分而言的,不是就自然理性真的如古典希腊思想家那样认为可以直接把握到终极真理而论的。在真理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有关神的论证和知识的问题上,自然理性不能够保证本体认知的逻辑支持。由此,我们看到,自从古典希腊的哲学理性的自信遭到怀疑主义的批判之后,信仰作为一个根本性的东西被纳入哲学家的视野之中,成为希腊化哲学的有机因素。因此,“信”在西塞罗的自然神学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自然理性只是描述了“信”的真正特征是怎样的,没有指出神和真理是怎样的,神和真理是要透过“信”才有所言说的。

奥古斯丁从同样的进路来讨论自然神学的局限性。与西塞罗一样,奥古斯丁一方面接受柏拉图的思想,还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走出柏拉图主义唯理性的“是”的立场。藉着柏拉图主义的自然神学,奥古斯丁摆脱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摩尼教的影响,认识到神是作为精神/理智本体的最高存有^[6]。然而基于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奥古斯丁比西塞罗更强调也更清楚地阐释了哲学与基督信仰的分别。哲学,不论如何完满,终究无法认识绝对真理,它依赖于“人间的事物”,正如西塞罗所说,只是造成诸多对立的哲学观点与哲学派别而已。哲学家傲慢自大,拒不将自己托付于神,以其全部努力沉迷于自我赞美与陶醉之中^[2]。奥古斯丁藉着激烈批评柏拉图主义把理性放在神的位置的做法,以限制自然神学。

奥古斯丁还以他个人的信仰之旅强有力地指出从理性到信仰所必须完成的跳跃。尽管奥古斯丁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为阶梯,以自然神学为基点,开始认识神的,然而他自己的倾诉也足以证明,纯然从理性的角度进入神的世界是徒劳的。理性不能自动地完成生命的更新,依照理性,他依旧只能在世俗的诱惑与耶稣基督的召唤之间苦苦彷徨,饱受灵魂撕裂的折磨。最后只是通过神的启示,通过阅读圣经,笼罩在他心中的阴霾才得以消除,真正的信仰才得以确立^[6]。因此,信仰不是来自于理性的,信仰来自于启示。

在奥古斯丁看来,坚持自然神学又限制自然神学的根据在于:神是绝对主权者。神向人启示出真理,理性是获启示之

后以臻启示之功的;人因着堕落,他只有理性的功用,而失去了原先所具有的认知神的那种理性自然,理性必须要有信仰的协助。执着于理性,新柏拉图主义者尽管知道神,却不知道圣经;尽管知道神的创世,却不知道基督的救赎。他们不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同所有哲学家一样,犯了傲慢自大的毛病,自认为靠自己就能找到神。“你将这些事瞒着明智的人,而启示给稚子”;使劳苦和负重担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他要使他们安息,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6]理性必须屈服在启示之前,自然神学必须俯服在神的主权面前;知“才能成为提升“信”的力量,不至于成为“信”的绊脚石。

西塞罗和奥古斯丁都籍着强调“信”的有效性以及超越性限制自然神学,指出自然理性认知神的存有的局限性。他们既依据柏拉图主义又批评柏拉图主义对理性的极端乐观主义态度,只不过西塞罗借助于学园怀疑主义的进路,削弱了理性的本体论建构,奥古斯丁则从他个人对于神经历的经验中获得关于信仰的越越性诉求。

三

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关于自然神学的批评,在于指明理性虽然廓清了神圣本体的敞开领域,却不能够把握神圣本体自身。关于这后一个方面,两位思想家的共同认识在于他们意识到思想会成为直观的障碍。他们对于自然理性的批评,使他们走向自然神学的另一个向度:就是从共同体的观念里面开出直观性把握。而关于共同体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回到政治神学来指出自然神学的局限性。

西塞罗和奥古斯丁虽然都以政治神学指出自然神学的局限,然而在具体的看法上他们相当不同。西塞罗从共和国理想的角度来看待神圣本体与自然(习俗)的关系,奥古斯丁则从神之城讨论人的自然理性如何在共同体的向度内有着真正的公义。自然神学的局限性在于理性没有充分地展开人与神之间的共同体关系,这是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对于自然神学的共同看法,西塞罗从人之城(共和国理想)的角度反思自然神学,奥古斯丁则从神之城(落实在这个世界的组织形式就是教会)指出自然神学的局限,这是两人的区别。

西塞罗清楚地指出宗教、理性与共同体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他强调说须用自然理性洗涤存在于共和国理想里面的那种对神的错误理解,就是要用自然理性消除迷信,因为毁灭迷信并不意味着毁灭宗教。^[4]去除迷信之后,所保存下来的祖先的神圣仪式与典礼以及所创立的制度就是智慧的一部分。^[4]祖先的传统信念足以论证诸神的存在,^[3]这就是最大的自然神学。在西塞罗看来,自然(physis)就是习俗,就是规范,而规范是共同体的基础。

西塞罗认为,经过理性审视之后所确立的被持守的习俗性自然,就是神圣本体作为共和国之根基。理性的疑惑通过政治的权威被消除,自然理性的片面性在共和国的公共性里面被落实为共同的效用,理性由个人性的直观进入到公共性的相互效力上。一方面,政治家能够借此更好地进行统治,建

立国家宗教;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宗教得以建立,它就能有效地维护公民的道德,惩恶扬善,教导公民作正义的事。他说:“我确实不知道,如果失去了对诸神的敬畏,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善良的信念、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甚至连正义本身也将随之消失,而正义是一切美德之基石。”^[3]因此,神的正义和全善是在理想的共和国的实践中展示出来的,这是以政治神学的批评性反思为前提最终落实在自然神学里面的。

奥古斯丁也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寻找破解自然神学的局限之道,然而他批评西塞罗的理想共和国基于习俗能够实施正义的看法,尽管他同意西塞罗古罗马人比他那个时代的罗马人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奥古斯丁认为,罗马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和国,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公正。^[2]在他看来,西塞罗的那种共和国理想是无法为人正确运用自然理性而构筑神圣本体之路的。西塞罗所谓的基于习俗所组成的人之城,仍然是世俗利益的追逐者。

奥古斯丁则认为,正确运用自然理性要籍着信仰共同体的帮助并在信仰的共同体里面才能够达成,这就是神之城。他认为,只有基督所创建和统治的国家才能够有公正,圣经称这座城为真正的公正之城。他引《诗篇》第八十七篇3节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2]这个神的城体现在这个世界上时,不是世俗的共和国,而是教会。他又引《诗篇》第九十六篇1节的话说,“你们要向主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主歌唱。”奥古斯丁说,这首歌的标题是“写于被掳后重建圣殿之际”,它说明有一所圣殿确实为全能之主而建,这就是神之城,就是神圣的教会。^[2]基督徒团聚在神之城当中,过着真正公义的生活,且因着这个公义,才有公正的实施。全然的公正只能在神的属天之城存在,然而由于教会秉承神的意旨,神圣性还是能够在人的有限性存有中得到彰显。在神圣政治里面,自然理性借助于信仰者之间相互效力获得了超越性引导。

总之,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他们的自然神学观念有着延续性。他们都认可自然理性有着开展出实在性之路的合法性,有着柏拉图主义的共同背景;他们都认为信仰是以知性为本质的,知性是信仰的预备;他们都不把自然理性看作是纯粹的逻辑链条,而是看作神圣实在性向着人的开放性的组成部分,因此理性在它的自然属性里面是向信仰敞开的,而没有向启示关上大门。

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又都突破了柏拉图主义的自然神学局限。他们更严肃地思考超越性的本体自身,不总是从理智的超越性先在地划定神的特性。就他们而言,神当然是超越于人的感觉特征之外,然而也超越于人的智性特征之外。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神必定是在人类的历史之中,共同体的关系就是神的历史性与人的关系所在。在西塞罗,这种关系是理想的共和国的正义/公正关系;在奥古斯丁则是人之与人之间的圣爱关系。他们在指出了自然神学的局限之外,又都肯定了在实践理性领域中人出于自然本性之间的亲近以及互爱里面的信仰特征。

参考文献

[1] JOSEPH A K , MARY C , DERMOT A L. The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M] , Wilmington Michael Glazier , Inc. , 1987. 708

[2] AUGUSTINE. City of God[M] , Hendrickson Publishers , Inc. , 1994. 176 256 226 , 130 30 24.

[3] 西塞罗. 论神性[M]. 石敏敏, 译, 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1. 32 , 137 - 148 , 129 - 137 , 62 , 133 , 152 - 153 , 125.

[4] CICERO. De Divination[M] , English Translate by H · M · Hubbell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ss. 1993. 417 , 537.

[5]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77E - 383 - C

[6]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33 , 136 - 159 , 123 - 125.

From Cicero to Augustine : Natural Theology and Its Limitation

YU Yon - hui SHI Ming - m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30047 China)

Abstract Natural theology is one of the popular topics of modern Christian theology research. In this paper , we try to find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natural theology out in the classical context , which focus on Cicero and Augustine. Cicero and Augustine 's theory of natural theology were both based upon Platonism in one hand , in other hand reflected the limitation of natural theology through differ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In this way , we point out the transition of Platonism theological concept during the Hellenistic and early Christian period.

Key Words natural theology ; reason ; platonism

(上接第 69 页)

A Discussion about Socialist Politics Civilization

XIE Jia - liang HU Zu - feng LI Xiao - fa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as put forward by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is innovation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to greatly promote the r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socialism ; political civilization ; the r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自然神学及其局限

作者：[余友辉](#)，[石敏敏](#)，[YU Yon-hui](#)，[SHI Ming-ming](#)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杭州，330047
刊名：[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6，8(1)

参考文献(6条)

1. [JOSEPH A K;MARY C;DERMOT A L](#) [The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1987
2. [AUGUSTINE](#) [City of God](#) 1994
3. [西塞罗;石敏敏](#) [论神性](#) 2001
4. [CICERO](#) [De Divination](#) 1993
5. [柏拉图;郭斌和;张竹明](#) [理想国](#) 2002
6. [奥古斯丁;周士良](#) [忏悔录](#) 1997

本文读者也读过(6条)

1. [刘习根](#) [普罗提诺“流溢说”古希腊探源](#)[期刊论文]-[肇庆学院学报](#)2008, 29(3)
2. [章雪富](#). [ZHANG Xue-fu](#) [普罗提诺论Being](#)[期刊论文]-[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 23(2)
3. [石敏敏](#) [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之辩](#)[期刊论文]-[宗教学研究](#)2004(1)
4. [石敏敏](#) [普罗提诺的哲学和古代晚期基督教的人论](#)[学位论文]2006
5. [江向东](#) [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比较 ——从时间的本体\(源\)化视角试析《物理学》与《忏悔录》之差异](#)[期刊论文]-[江苏社会科学](#)2006(1)
6. [庞希云](#). [PANG Xiyun](#) [普罗提诺“太一”说：古希腊文论神化的阶梯](#)[期刊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4(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1023.aspx